

唐杰最近有些恍惚，上班回来累了也会对小芬说：“老婆，咱这胎必须得是个男娃。”有时小芬在看育儿经，心里一拨凉，转过身去，理也不理。

这一晚，唐杰又做噩梦。梦中，他漫无目的地走，周围是暗影丛林，黑暗笼罩着他。惊醒时，他一脚踢在了小芬的后背上。小芬恼怒地下了床，抱着被子来到女儿芸芸的房间。她刚一睡在床上，芸芸就睁开了眼睛，说：“妈妈，我这床小，我怕会踢到你和弟弟。”

看着懂事的女儿，小芬鼻子一酸说：“如果是妹妹呢？”芸芸摇摇头说：“爸爸说肯定是弟弟，也必须是。”小芬不说话了，一把抱住女儿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小芬就起来了。客厅的饭桌上，照例摆着牛奶、香菇鸡肉粥和一份有苹果、香蕉、樱桃的水果。唐杰拿着皮包对跟在小芬后面的芸芸说：“快点，爸爸要上班的，还要绕道送你去学校。”小芬没说话，看着女儿和

唐杰匆匆出了门。

看着桌子上丰富的早餐，小芬没有食欲。心情沮丧、机械地一勺一勺地吃粥。一切都变了，以前唐杰不顾婆婆反对，硬是跟自己结婚，而结婚时，强势的婆婆都没有到场。生了女儿后，婆婆态度才缓和一点，但旁敲侧击地要她生二胎。唉，原本唐杰说要这随缘，急不得，可最近却……

小芬拿着牛奶站在阳台喝，手机响了。是闺蜜娜娜，很着急地说：“最近你们家唐杰有什么变化没有？”小芬心里一颤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他能有什么变化？还不是一天上班下班，然后要我吃好，喝好，保胎。”

娜娜声音提高了一倍地叫

道：“你别被糊弄也不知道，他那

个初恋情人在医院工作吧？我们

公司最近体验，我碰到两次他们

在一起说话，态度不一般。”就这

一刹那，小芬的心被撞击了一下，

疼痛得很，手也冰冷。

鬼使神差地，小芬出了门，直

奔那家医院。她精心打扮了一下，这天下着雨，就穿了件宽大有帽子的运动衣，戴上眼镜，打着伞。她在门口等，不到半小时，果然看到唐杰的车开进了医院。而那个高挑妩媚的唐杰的初恋亭亭玉立地迎接着。小芬的眼泪狂流，一瞬间，她心如死灰，转身走了。

丈夫的变化

□何小琼

家务

□余凯

“正好，把湿抹布搓下给我！”女人正站在阳台的玻璃前，脚下是一只方板凳，正要抬脚下来，看到站在门口拿着钥匙的他，就把手里一块抹布扬了扬，扭头说。

不知是不敢接女人的目光，还是被擦拭过的玻璃有些晃眼，想退回去已来不及了，他低下头愣了一下，温吞吞地走上前去，接过抹布，拧身走到卫生间里，打开水龙头，水“哗啦啦”绵延不绝地流淌出来，污浊的水从抹布上滑落下来，就像是寡味的日子。

“好了没有？”女人在阳台上喊。

“来了！”他懒懒地应了一声，拧干抹布，走了出去。

今天中午他是特意请了假，悄悄回来换洗的衣服的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可是没想到就撞见女人在家。女人站在凳子上，脚尖踮起，拿着抹布的手够着玻璃的上方，腰上嘟出一截藕白色的赘肉，他喉咙被塞住般，用力咳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下来吧！我来擦——”

“那好吧！我去整理衣服。”女人放弃了努力，转身下来，抹布交到他的手里。

被擦拭过的玻璃像水洗过的天空透着亮，窗外，冬日里难得的阳光照在遒劲的枝丫上，被照到的部位着了茸茸的亮色，剩下的沾了斑斑锈铁。透过横生的枝丫，不远处是新盖的高楼，外墙的瓷砖熠熠生辉，那将是崭新的生活。

女人抱着折叠好的衣服路过阳台，说：“今天你怎么中午回来了？”

从玻璃上能看到女人模糊的影子，还有笑吟吟的表情。他没有理会，撇过嘴，用抹布遮住了玻璃，就像是捂住一只昆虫。女人又说：“待会我俩把大桌移一个位置，放这边挡着路，又占地方——”

“哦！”他喉咙里咕噜了一声。怎么会这样？昨晚他从卫生间洗澡出来，翻开沙发堆上堆积的衣物，袜子散放到到处都是，却没有一双，心里堵得慌，说话的声音提高了八度，才买的袜子呢？女人正捧着手机没有反应，他又重复了一遍，女人才说，都在沙发上，自己找！他火腾地蹿了上来，说，那我和你结婚干吗？家也不收拾——女人被打扰到了，我不是你的保姆！他当时光着脚站在客厅里，扫过乱糟糟

的屋子，厌恶到极点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家就是这副样子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说话，他和女人每人在怀里就像抱着一把枪，互相要把对方解决掉？他胸口鼓着气，一气之下离开家。

他移开抹布，玻璃上只有浅浅的湿迹，光斑在上面逗留了一下，散开了。他注视着几近空洞的玻璃，抹布又向上移去。“咯咯”，客厅里传来了桌腿碾磨地板的声响，女人喊了一声，“快来帮忙——”他跳下凳子，钥匙发出叮当的响声，女人正弯着腰扶着桌子，他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把桌子抬到这边来。”女人挺着腰身，抬起桌子说。

他和女人一人一边，把桌子抬到了靠近墙角的位置上，女人咧嘴笑着说：“这下走路宽敞多了！是不是？”

“玻璃擦好了吗？外面擦不到就算了，你待会把桌子擦一下，我把房间收拾一下！”女人说着走进了房间。

他垂着手立在客厅里，堆得乱七八糟的沙发已经被捡干净，往常一层灰的地面上光亮得能照见自己的影子，应当是女人才擦过。他有些迷糊，就像是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屋子里。

“咦？你下午不上班？特意回家搞卫生的吗？我们单位放假了，内衣给你放在衣柜第二层里了，袜子都在第三层里——”女人拿着几个废弃的纸盒出来，里面装着瓜子壳和牛奶盒，正着眼看她说。

刚来城里上班的日子，李成总是无比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来信，一收到母亲的来信，总是会急不可待地拆开。但几个月之后，李成已经没心思拆看母亲的来信了，信中总是那些老掉牙的内容，不消去看，他也能猜出母亲在信里写些什么。

母亲每个星期都给李成寄来一封信，开头总是千篇一律的话：“我亲爱的儿子成，你好！这是妈妈在给你——我的儿子写信，妈妈向你亲切问好，希望这封信把我最良好的心愿带给你，儿子，妈妈祝你健康幸福。我在这封信里首先要告诉你是，妈妈还活着，身体也好，我知道这也是你的愿望。儿子，我的日子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挂念，照顾好自己，多吃饭，天冷的时候记得添加衣服，好好工作……”

“记得把垃圾给带楼下！”女人在房间里喊了一声。

“以后吧！”他把正准备取下的钥匙重新挂在屁股后，弯腰拿起摆放在走道上的垃圾，走了出去。

刚一上班，李成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。

刚来城里上班的日子，李成总是无比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来信，一收到母亲的来信，总是会急不可待地拆开。但几个月之后，李成已经没心思拆看母亲的来信了，信中总是那些老掉牙的内容，不消去看，他也能猜出母亲在信里写些什么。

母亲每个星期都给李成寄来一封信，开头总是千篇一律的话：“我亲爱的儿子成，你好！这是妈妈在给你——我的儿子写信，妈妈向你亲切问好，希望这封信把我最良好的心愿带给你，儿子，妈妈祝你健康幸福。我在这封信里首先要告诉你是，妈妈还活着，身体也好，我知道这也是你的愿望。儿子，我的日子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挂念，照顾好自己，多吃饭，天冷的时候记得添加衣服，好好工作……”

“记得把垃圾给带楼下！”女人在房间里喊了一声。

“以后吧！”他把正准备取下的钥匙重新挂在屁股后，弯腰拿起摆放在走道上的垃圾，走了出去。

回到家，就接到婆婆的电话，声音还是那么尖锐，说：“打家里电话没人接，别跑出去碰到，你怀着唐杰的孙子呢。”一腔怒火让小芬冲口而出：“这孩子我要不要了，谁爱谁生去。”说完，她躺在床上大哭。

唐杰是气急败坏地冲回家的，一眼就看到小芬靠在床上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一付万念俱灰的样子。他显然极力忍耐着，说：“你跟妈妈说什么？什么叫谁爱谁生去？”小芬也不甘示弱，说：“反正你已经找好了备胎，能耐真大。”唐杰的手握成拳头，看得出，他在强迫自己冷静。小芬不怕，盯着唐杰，一言不发。过了半晌，唐杰慢慢地说：“今天我请了假，你休息吧，我去买菜。”唐杰离开了房间，小芬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，泪水又滑落下来。

小芬想着要去打掉孩子，但又不舍得。一想到唐杰的行为，她就心痛，但她不敢闹得太大，不然会影响芸芸，毕竟女儿是无辜的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芬的预产期在十日之后。唐杰对小芬更是小心翼翼地侍候着。看着他很累，瘦了许多，小芬很心疼，但一想到唐杰那妩媚的初恋，她的心就碎了。

小芬预产期提前了三天，那晚肚子疼得厉害，唐杰赶紧打了120送她进医院。小芬被推进手术室。她在迷糊中醒来时，看到了女儿、婆婆，还有唐杰。芸芸兴奋地说：“妈妈，是个弟弟，胖胖的，好可爱。”婆婆眼中有着慈祥，说：“辛苦了，好好休息。”唐杰看着小芬，她扭过脸去。

唐杰走出产房，她那个妩媚的初恋拿着一叠报告走过来，欣喜地拉着他：“我说得没错吧，你看，最后报告出来了，你的病治好的几率有百分之九十，没你想得那么悲观。你又是说自己不孝顺，希望第二胎是儿子，圆你妈一个心愿，又说不想这么早走。你想走都不行了，有了儿子呢……”

就那一瞬间，唐杰的心里有了万丈光芒。

温暖的夜晚

□赵向辉

十几个高中同学聚会，酒至半酣，有人提议说一件自己难忘的事。

轮到秦渊海时，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刚十来岁，和父亲到县城买年货，结果和父亲走散了。当时我很害怕，在大街上无目的地走啊走，一边走一边流泪。太阳快落山时，我又冷又饿，被好心人收留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看到了父亲，离开时，我注意到，这是一家小饭馆，记得名字有一个“香”字，门前有一块大石头，特别光溜的一块白色大石头。

一个叫梁峰的同学试探着问，那个饭馆是不是叫义连香，好像整个县城就那个饭馆儿门前有一块大石头，特别光溜的一块白色大石头。

老人说，都过去了，别放在心上，帮一把的事儿，不难。

秦渊海说，老人家，往后您就是我的亲戚，我会经常来看您的。

老人说，小秦啊，真的不用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好静，找到我了，圆了心愿，就行了，往后就别惦记我了！

秦渊海笑着，说，那可不行，好不容易找到，得让我好好报答报答。

第二天，秦渊海带着省电视台的记者到了谢明玉老人家，采访老人，让她讲述那一段感人的往事，说与采访秦渊海的一同播出，让观众都感受那一份感动。

第三天，晚报的记者也到了，都市报的记者也到了，据说，过两天，外地一家报纸也要来采访。

老人偷偷和秦渊海说，千万别让人来了，不值得这么热闹。

秦渊海说，没事儿，您就等着当网红吧。

晚上，女儿秦小宁对秦渊海说，怎么样？我这策划，这条新闻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原创发表后，点击量到了10万+，吸过来3000多个粉丝，一下子火了一把。下个周末，你再买一些礼品，去老人家里一趟，咱换一个角度说事儿，就说要帮老人看病，相信又会热一阵。

周末，阳光灿烂。秦渊海带着市电视台和市电台的记者到谢明玉老人家的时候，只见大门紧闭，铁锁把门。

邻居说，老人雇了一辆三轮车，把东西搬走了。

“支出”二字，在右栏的上方写上了“数目”。然后，他沉吟了片刻，拿过日历，计算离下次发工资还有多少天，接着，他在左栏的上方写上：12，右栏写上一个乘号和数字4，得出的总数是48。接下去，他就写得快多了：还债200，买衣服600，储蓄500，看电影、跳舞、上网、娱乐等650，剩余50元。

李成哼了一声。50元，给母亲寄去这么个数的钱是很不像话的，村里人知道了准会笑话他。他摸了摸下巴，毅然划掉了“剩余”二字，将其改为“用尽”，他心中嘀咕着：“等我下次领到工资时再给妈妈寄钱吧。”

李成放下钢笔，把那个小纸条合起来，揣进了口袋，然后，伸了个懒腰，想起了母亲今天的来信。

李成自然知道妈妈的生活处境是怎样艰难。

他咬着嘴唇，在记事本上的空白页上方的正中，非常仔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：2000元。然后，他从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，在左栏的上方写上

前，从口袋里摸出还是第一次领工资后买的小小记事本和钢笔，翻开记事本上空白的一页，沉思了起来。

就在一个小时前，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李成遇见了一位从老家来的熟人。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，那位老乡问了问李成每个月的工资和生活情况，然后，老乡便用带责备的口气摇着头对李成说：“李成，你应该给你妈妈寄点钱回去。眼看冬天就要到了，天就要冷了，你家里得买过冬的煤，还有，你妈妈也要买些过冬的东西，你知道，你妈妈一个人，身体也不好，她只有种菜的一点点收入……你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。”

李成自然知道妈妈的生活处境是怎样艰难。

他咬着嘴唇，在记事本上的空白页上方的正中，非常仔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：2000元。然后，他从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，在左栏的上方写上

母亲的来信

□王吴军

刚一上班，李成就收到了

母亲的来信。母亲在每封来信的结尾也几乎是千篇一律的：“儿子，妈妈写的这封信快结束了，我的好儿子，我恳求你，你千万别和坏人混在一起，别喝酒，要尊敬长辈，好好保重自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妈妈唯一的亲人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情，那妈妈肯定活不成了。信就写到这里了。儿子，妈妈盼望你的回信。好儿子，拥抱你。你的妈妈。”

因此，收到母亲的来信后，李成只读信中间的那一段。他一边读母亲的来信，一边轻蔑地蹙起眉头，对于母亲的生活兴趣，他感到难以理解。母亲在来信中总是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什么邻居家的羊跑进了林德叔家的菜地里，把他家的菜全啃坏了，什么玲丽没有嫁给二海，而是嫁给了王勇，什么村子里的商店里终于运来了紧俏的香醋……李成想，这种香醋在这里，在城市里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有什么紧俏的？

李成故意慢吞吞地脱下衣服，洗了澡，换了干净的衣服。等到同宿舍的人全都走了之后，他锁上了屋门，坐到写字桌

前，从口袋里摸出还是第一次领工资后买的小小记事本和钢笔，翻开记事本上空白的一页，沉思了起来。

就在一个小时前，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李成遇见了一位从老家来的熟人。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，那位老乡问了问李成每个月的工资和生活情况，然后，老乡便用带责备的口气摇着头对李成说：“李成，你应该给你妈妈寄点钱回去。眼看冬天就要到了，天就要冷了，你家里得买过冬的煤，还有，你妈妈也要买些过冬的东西，你知道，你妈妈一个人，身体也不好，她只有种菜的一点点收入……你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。”

李成自然知道妈妈的生活处境是怎样艰难。

他咬着嘴唇，在记事本上的空白页上方的正中，非常仔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：2000元。然后，他从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，在左栏的上方写上

女士征婚

咨询、投诉热线：87133395

分类广告

锦鸿广告 020-87566523、13622244208 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20号明轩大厦A座601室

鸿友广告 13922437901 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腰岗西11号204室

“支出”二字，在右栏的上方写上了“数目”。然后，他沉吟了片刻，拿过日历，计算离下次发工资还有多少天，接着，他在左栏的上方写上：12，右栏写上一个乘号和数字4，得出的总数是48。接下去，他就写得快多了：还债200，买衣服600，储蓄500，看电影、跳舞、上网、娱乐等650，剩余50元。

李成哼了一声。50元，给母亲寄去这么个数的钱是很不像话的，村里人知道了准会笑话他。他摸了摸下巴，毅然划掉了“剩余”二字，将其改为“用尽”，他心中嘀咕着：“等我下次领到工资时再给妈妈寄钱吧。”

李成放下钢笔，把那个小纸条合起来，揣进了口袋，然后，伸了个懒腰，想起了母亲今天的来信。

他咬着嘴唇，在记事本上的空白页上方的正中，非常仔细地写上了一个数字：2000元。然后，他从上到下画了一条垂直线，在左栏的上方写上

前，从口袋里